



礼拜日

A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BY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CHINESE AUTHORS

史铁生◎著

A wide, horizontal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central title. The patterns include stylized flowers, leaves, and swirling motifs.

礼 拜 日

史铁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拜日 / 史铁生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12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

ISBN 978-7-5404-7050-0

I. ①礼… II. ①史…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2860 号

礼拜日 史铁生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汤亚竹 陈小真

装帧设计: 几木艺创

出 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址 / [http://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总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70mm×64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5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983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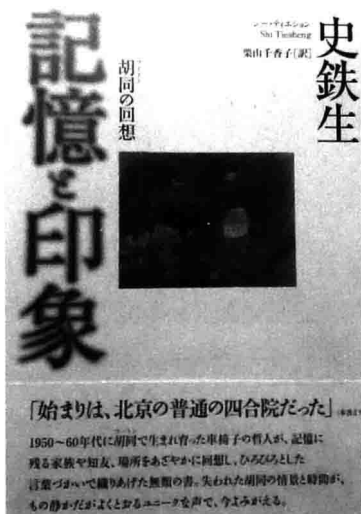
史铁生

史铁生，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02 年度杰出成就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其著名散文《我与地坛》影响最大，感动了无数读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五十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并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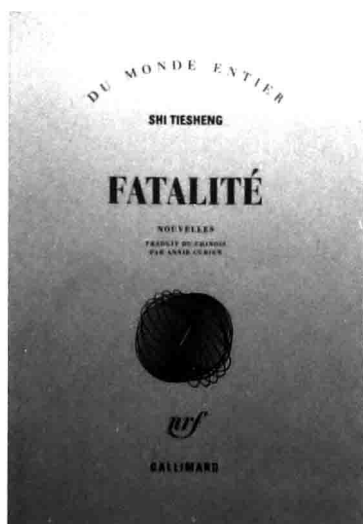


栗山千香子 (Kuriyama Chikak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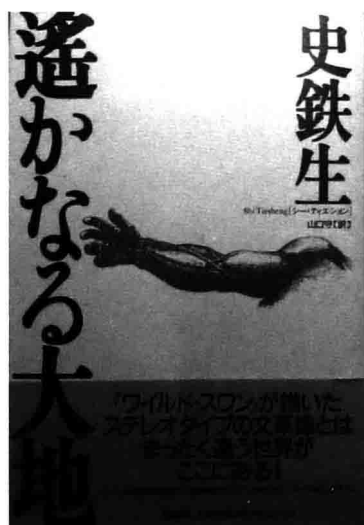
女，日本翻译家，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汉语和中国文学。现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代表。翻译了史铁生的散文、小说等二十多部作品。其他译著还有：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北岛的《在废墟上》、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王小妮的《荷塘鬼月色》、西川的《书籍》、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等。



《记忆与印象》日文版



《命若琴弦》法文版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日文版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正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层面展开，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苏醒和复兴。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有2000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涉及作家230位以上，其中一部分喜获热评与奖项，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大势头。为了展示这一可贵的成果，探讨国际文学交流经验，比较中外不同读者群体、批评家、出版家、翻译家的兴趣视角，中南传媒集团决定选编一套“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暂以小说为入选对象，由集团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

这一套丛书的人选作品，既要体现作家的创作实绩和风格面貌，又要反映作品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因此入选作品是在境外翻译出版较多的版本。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将始终贯穿这套丛书。

为了体现这一编辑特色，有别于入选者的其他作品版本，我们在推出小说文本的同时，也编入了外文译本封面影印图片等，努力使之成为一套具有品读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精美丛书。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
编辑委员会



树林里的上帝 085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089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07

奶奶的星星 125

命若琴弦 161

我之舞 185

老屋小记 215

礼拜日 237

目录

CONTENTS



秋天的怀念	001
合欢树	005
我与地坛	009
我的梦想	031
给盲童朋友	037
昼信基督夜信佛	041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059
没有太阳的角落	069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起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1981年

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她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